魏書

二六



列傳第五十一　　魏書六十三

王肅　宋弁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也父奐蕭賾尚書左僕射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蕭賾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肅自謂禮易爲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父奐及兄弟並爲蕭賾所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高祖甚

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因言蕭氏危滅之兆可乘之機勸高祖大舉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

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授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南將軍賜駿馬一匹除持節都督豫東郢三州諸軍事本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於撫接治有聲稱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勑

又詔曰肅丁荼虣世志等伍胥自拔吳州膺求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雪怨恥方展申復窮諭再朞䟽縕不改誠季世之高風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參居罰寧其哀終吳貧慼酷豈闇四載夫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禮諭之為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旦

百寮詣闕引在中書省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
問曰朕知卿等至不獲相見卿何爲而來肅對
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群臣焦怖不敢自
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
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
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
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内微爲少澤蒸民未闕
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祖
遣舍人荅曰昔堯水湯旱賴聖人以濟民朕雖

居群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待立秋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肅曰臣聞聖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輟膳以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無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天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荅曰昨内外貴

賊咸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勉勸之辭三覆之愼必欲使信而有徵比當遣人往行若果雨也便命大官欣然進膳豈可以近郊之内而慷慨要天乎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蕭鸞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豫南兗東荆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戸持節中正刺史如故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既平漢陽詔肅曰

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恤禍恩義焉
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讎人馘
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閶而長息比獲
蕭鸞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
付微望紓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初讚之
收肅父奐也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故詔云然
高祖之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尅而蕭鸞遣將
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爲叔業所敗肅表
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

非專在水當是以澡等銳兵新敗於前事往勢
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
禁旅難闕今日之計唯當作必克之舉不可為
孤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圖義
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
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粮盡軍不及至
致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
陽叔業乃引師而退肅坐劉藻等敗黜為平南
將軍中正刺史如故高祖崩遺詔以肅為尚書

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肅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等參同謀謨自魯陽至於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並敬而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覊遠一旦在己之上以爲憾焉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其言恒降而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言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

賜錢二十万帛三千匹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茲請依舊式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万以赴之蕭寳卷豫州刺史蕭懿率衆三万屯於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懿遣將胡松李居士等領衆万餘屯據死虎肅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其將橋珤等斬首數千進討合肥生擒叔獻

蕭懿棄小峴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勞之又問江左有何息耗肅曰如聞崔慧景已死寶卷所仗非邪即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廓定之期勢將不久以肅淮南累捷賞帛四千七百五十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餘如故尋以肅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

[illegible]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上泚稱伐少所
推下高祖每以此為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
三十八世宗為舉哀詔曰肅奄至不救痛悼兼
懷可遣中書侍郎賈思伯兼通直散騎常侍撫
慰厥孤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万帛一
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
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務令優厚又詔曰死
生動靜卑高有域勝達所居存亡崇顯故杜預
之殁窆於首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

誠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誠義結於
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旣有
宿志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之間使之
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有司奏
以肅忠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肅宗初詔
爲肅建碑銘子紹襲
紹字三歸歷官太子洗馬員外常侍中書侍郎
卒贈輔國將軍徐州刺史
子遷襲武定中通直常侍齊受禪爵隨例降

紹弟理孝靜初始得還朝武定末著作佐郎紹
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攜二女及紹至壽
春世宗納其女爲夫人肅宗又納紹女爲嬪
肅弟秉字文談涉獵書史微有兄風世宗初攜
兄子誦翊衍等入國拜中書郎遷司徒諮議出
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卒贈征虜將軍徐州刺
史
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
儁風流甚美自員外郎司徒主簿轉司徒屬司

空諮議通直常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諮議加前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出爲左將軍幽州刺史未幾徵爲長兼秘書監徙給事黃門侍郎肅宗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音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徐州刺史謚曰文宣

子孝康武定中尚書郎中卒

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

府祭酒卒贈征虜將軍太府少卿
誧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誧自著作佐郎
稍遷尚書郎員外常侍司空諮議光禄大夫廷
尉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仍轉七兵徙太常卿
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西兗州刺史衍届治
未幾屬尒朱仲遠稱兵内向州既路衝爲其攻
逼衍不能守爲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
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除車騎將軍左光
禄大夫孝靜初轉侍中將軍如故天平三年卒

年五十二敕給東園秘器賵物三百段贈使持
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
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
故人並號於西兗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
置之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
翊字士遊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
才歷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侍郎頗銳於榮
利結婚於元乂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
東將軍清靜愛民有政治之稱入爲散騎常侍

孝莊初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永安元年冬卒年三十七贈侍中衛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淵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也祖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興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惠長子顯襲爵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

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弁才學儁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尚書李沖因言論移日沖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爲祕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爲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

使於蕭賾賾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融等皆稱
美之以爲志氣謇烈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
止周遂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
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
隅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
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
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
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
物憚其威身免爲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

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
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黄門郎崔光
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
兼黄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内外群
官并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
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
毁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
又爲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
怨從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荆領

葉皆減戍士營農水陸兼作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爲治且常侍者黃門之麤冗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始高祖北都之選也李沖多所參豫頗抑宋氏弁有恨於沖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沖沖謂彪曰爾如狗耳爲人所嗾及沖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爲民弁大相嗟慨密圖

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有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弁獨進及御床歔欷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輩流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沖高祖每稱弁可爲吏

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万布三百匹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户自矜殊爲可恠

長子維字伯緒維弟紀字仲烈維少襲父爵自
員外郎遷給事中坐諂事高肇出為益州龍驤
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
臣之子薦為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
臨政委任元乂而乂恃寵驕盈懌每以分理裁
斷乂甚忿恨思以害懌遂與維為計以富貴許
之維見乂寵勢日隆便至乾沒乃告司染都尉
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坐被錄禁中文殊
父子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

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又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為燕州昌平郡守紀為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無狀構間天下人士莫不恠忿而賤薄之及乂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紀為散騎侍郎維為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冠軍將軍洛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性疎險而紀識

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爲不爾至是果
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尚書左
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去伯緒兇踈終敗宋
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後除營州刺史
仍本將軍靈太后反政以乂黨除名遂還鄉里
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繼
欽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紀肅宗末爲北道行臺卒於晉陽

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
弁弟機本州治中
子寶積卒於中散大夫
弁族弟穎字文賢自奉朝請稍遷尚書郎魏郡
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於元乂以穎爲冠軍將
軍涼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
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
君泣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穎族弟爕字崇和廣平王懷郎中令員外常侍

爲征北李平司馬北殄元愉頗有賛謀之功爕族弟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叅軍送兵於荆州坐聚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踈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任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翊繼軌不殞

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祀之不亡幸矣

列傳第五十一　　魏書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二　魏書六十四

郭祚　張彝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郭淮弟亮後也祖逸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世祖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終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姿皃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州主簿

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王希者逸妻之姪共相賙恤得以饒振高祖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賞之從高祖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也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聖自惟幸甚因勑以太牢祭淮廟

令祚自撰祭文以賛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高祖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高祖鋭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内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

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高祖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聖鏡照臨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旣彰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去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

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秉輿南討祚以
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高祖崩咸陽王禧
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
大中正世宗詔以姦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
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慎獄審刑道煥先古垂
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沿物之情爲之軌
法故入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
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
惟旨義博遠理絶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

以敗法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旨信亦斷其逋逃之路爲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爲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從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從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於眚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

之然後下筆下筆即玄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值歲不稔闔境飢弊矜傷愛下多所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于今思之入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

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冝言於世宗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黄瓝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黄瓝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

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
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
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
奏請裁决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
審從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
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
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
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
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

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泛以
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泛以後考
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
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
爲上下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
降至九末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
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
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
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

限而判三應昇退今既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彸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彸何坐爲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

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殿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荊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

云既置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
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世宗末年每引祚入
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万雜以錦繡又特賜
以劒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蕭衍遣將康
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
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
以一酌之水或爲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
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万五
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万長驅電邁遄令

撲討擒斬之勳一如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
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
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韋顧
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師玁狁孔熾周王興六月
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
嘿并宜勑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
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出除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沖

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又兼黃門意便
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
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仲謂之曰人生有運
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三
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
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
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
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
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

奉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爲稱職每有斷決多爲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高祖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密友曰瓊真僞今自未辨我家何爲減之然

主上直信李沖吹嘘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
忠死咸以祚爲祟
祚長子思恭弱冠州辟爲主簿早卒思恭弟慶
禮以弟二子延伯繼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
大匠齊受禪爵例降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
事頗驗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
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

號之曰郭尖肅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
中書侍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
子季方武定中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弟慶禮字叔爲祚所愛著作佐郎通直郎
卒贈征虜將軍瀛州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
牟太守後率戶歸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
平遠將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爲東青州刺

史父靈真早卒彝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高
祖初襲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爲親友往
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爲主客令安民與彝並爲
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
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
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
察每東西馳使有所巡檢彝恒充其選清愼嚴
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
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爲

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尋居喪過禮送葬
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皃毀瘠當
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
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勳進爵爲侯轉
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廵察陝東
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
書坐舉元昭爲兼郎中黜爲守尚書世宗初除
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世宗親政罷六輔尋
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爲御史

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兕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将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爲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将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

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於世宗稱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撿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彝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亮上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尚

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衆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誡故堯稱則天設謗木以曉未明舜稱盡善懸諫鼓以規政闕虞人獻箴規之旨盤盂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以自改眷眷於悔往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用能聲高百王卓絶中古經十氏而不渝歷二千以孤鬱伏惟太祖撥亂弃代重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開盪函夏顯祖以温明之德潤伏九區高

祖大聖臨朝經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開
翦荊棘從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
種之渠衡南異服之帥沙西疆頭之戎漢北辮
髮之虜重譯納貢請吏稱藩積德懋於夏殷富
仁盛於周漢澤教旣周武功亦亟猶且發明詔
恩求直士 信是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之日
況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鏘玉及臣四世
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慙專門武闕方略早荷
先帝眷仗之恩未蒙陛下不遺之施侍則出入

兩都官歷納言常伯忝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思
碎首膏原仰酬二朝之恩輕塵碎石遠增嵩岱
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覩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
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鳳之瑞
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
囹圄寂寥之美可為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
以摽睿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
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
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

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曁於漢成失御王新簒奪
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
聰曜鴟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不
畢載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
帝歷三千二百七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
卷名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脫
蒙置 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
未萌伏願陛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
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雖沈淪地下無異

乘雲登天矣世宗善之彝又表曰竊惟皇王統
天必以窮幽為美盡理作聖亦假庸採成明故
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輿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
則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
晉雖道有隆污而被繢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
失御中夏崩離劉苻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
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服摇摇民無定主
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歷撥亂登皇翦
彼鯨鯢龕龍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

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
文憲章斯政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
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
四使觀察風謠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
仗節揮金宣恩東夏周歷於齊魯之間遍馳於
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撿獄情實庶片言之不
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
詩並始申目而值鑾輿南討閤罪宛鄧臣復忝
行軍樞機是務及輦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

諱奄臻四海崩慕遂逐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攺牧秦蕃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纏寧十八歲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為深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往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既蒙崇以祿養復得拜掃丘墳明目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勑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堙於丘井臣之願也肅宗初侍中崔光表曰彝及

李詔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
器能幹世又並爲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
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衞之公
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
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
行聖庭帖穆選叙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
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
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
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

微號華役頗侮其踈宗舊戚不甚存䘏時有怨
憾焉榮官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有開
援漢中之勳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
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
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
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
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
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
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

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
下捶辱極意唱呼嗸嗸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
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請
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之中及
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傷
重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
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彝臨終口占左右上啓
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負恩唯靦徒
思竭智盡誠終然靡効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

事益治實多旣曰有益寧容黙爾通呈有日未
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
慮絶殃兆致令軍衆横囂攻焚臣宅息始均仲
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塗炭仲瑀
經宿方蘇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
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殘氣假
延望景顧時推漏就盡頃刻待　臣之命也知
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爲益國臣便是生以理
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

歸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
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
保南嶽德與日昇臣夙被獨蒙先後銜恩欲報
之期昊天罔極亡媿有知不忘結草尋卒時
年五十九官爲收掩羽林凶彊者八人斬之不
能窮誅群豎即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
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
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創得漸
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帛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

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尋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鬚微有虧落悲痛之苦以至於此初尋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民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至於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万戶故髙祖比校天下民戶最爲大州尋彝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髙祖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尋彝追髙祖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尋彝亡後靈太后云尋彝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

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
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有文才司徒行參軍遷
著作佐郎世宗以彝先朝勳舊不幸疹廢特除
始均長兼左民郎中遷員外常侍仍領郎始均
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志爲編年之體廣益
異聞爲三十卷又著冠帶録及諸賦數十篇今
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遥
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万始均以郎中爲行

臺忽軍士重以首級爲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於烟炭之閒有燋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

子暠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暠弟晏之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仲瑀司空祭酒給事中

子台儀同開府參軍事

仲瑀弟琨著作佐郎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彝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猶在並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列傳第五十二　魏書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三　　魏書六十五

邢巒　李平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也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等同時被徵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隆後以病還鄉里久之世祖訪穎於群臣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

穎臥疾在家世祖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冠軍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子脩年即巒父也州主簿巒少而好學負帙尋師家貧屬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皃甚偉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爲高祖所知賞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還拜通直郎轉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坐席高祖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

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高祖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如此巒曰新野既摧衆城悉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殄之辰事在旦夕高祖曰至此以來雖未擒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

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世宗初巒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

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
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万計珍
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
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
尋正尚書常侍如故蕭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
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
諸軍事假鎮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
巒至漢中白馬已西猶未歸順巒遣寧遠將軍
楊舉統軍楊衆愛氾洪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

鋒所臨賊皆款附唯補谷戍主何法靜據城拒守懸等進師討之法靜奔潰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蕭衍龍驤將軍關城流雜疑李侍叔逆以城降蕭衍輔國將軍任僧幼等三十餘將率南安廣長東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諸郡之民七千餘戶相繼而至蕭衍平西將軍李天賜晉壽太守王景胤等擁衆七千屯據石亭統軍韓多寶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賭擒斬一千三百遣統軍李義珍討晉壽景胤宵遁遂平

之詔曰巒至彼須有板官以懷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義陽都督之格也拜巒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蕭衍巴西太守龐景民恃遠不降巒遣巴州刺史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巴西悉平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万屯據深坑冠軍將軍曾方達固南安冠軍將軍任僧褒輔國將軍李畎戍石同巒統軍王足所在擊破之梟衍輔國將軍樂保明寧朔將軍李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賊遂保回車柵足又進

擊衍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殆將万數孔陵
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斬衍輔國將
軍符伯度其殺傷投溺者万有餘人開地定民
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
縣戍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万里陸
途既絕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
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
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
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

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羣劇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鏁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劒閣今既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爲佐鄧艾既出綿竹彼即

投降及苻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恒多不守況淵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克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鬬庸蜀之卒唯便刀稍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

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極之初
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剋闕淮外謐以風清
荆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
賛休明時来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巳至使道
遷歸誠漢境佇捘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
吏不以軍謀自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
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國威下仗將士邉帥用
命頻有薄捷藉勢乗威經度大劒既剋南安擴
彼要險前軍長邁巳至梓橦新化之民翻然懷

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為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為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于茲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為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曰若賊敢闚窬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邊心子蜀之舉更聽後敕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勗

令圖務申髙略繼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
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闗實力
故也况臣才絶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冝請二萬
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
慕義此往則易彼来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
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則益州便是
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橦已附民户
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
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伍千所增無幾又劍閣

天險古来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戎危事不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来鬢髮中白憂慮戰懼寧可一日爲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禄是以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筭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

得之則大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
千四百去州迢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
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
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
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
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
州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
以鬱快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玄思自號巴
州刺史剋城以来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

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
江已還不復勞征自爲國有世宗不從又王足
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巒既剋巴西遣軍主李
仲遷守之仲遷得蕭衍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
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
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降
衍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等反叛
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語在豎眼傳巒之初
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

餘之後頗因百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為奴婢者
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
書時蕭衍遣兵侵軼徐兖緣邊鎮戍相繼陷沒
朝廷憂之乃以巒為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
安東將軍尚書如故世宗勞遣巒於東堂曰蕭
衍寇邊旬朔滋甚諸軍外互規致連戍陷沒宋
甞之民尤罹湯炭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
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績
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巒對曰賊雖

送死連城犬羊衆盛然逆順理殊滅當無遠況
臣仗陛下之神筭奉律以摧之平殄之期可指
辰而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爲慮世宗曰漢祖有
云金吾擊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
先是蕭衍輔國將軍蕭及先率衆二萬寇陷固
城冠軍將軍魯顯文驍騎將軍相文玉等率衆
一萬屯於孤山衍將角念等率衆一萬擾亂龜
蒙土民從逆十室而五巒遣統軍樊魯討文玉
別將元恒攻固城統軍畢祖朽討角念樊魯大

破文王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恒又破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兗州悉平巒破賊將藍懷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南造城規斷水陸之路巒身率諸軍自水南而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燒其船舫衆軍齊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仍陷賊城俘斬數萬在陳別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閤直後三十餘人俘斬一万宿豫既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

二戎獲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璽書曰知大龕醜虜威振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壒王略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賊衍此舉實爲須國比者宿豫陷歿淮陽嬰城凶狡儞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憝千里折首殊勲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乗勝犄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

進退規度委之高筭又詔巒曰淮陽宿豫雖已
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并勢摧殄
可率二万之衆渡淮與征南犄角以圖進取之
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
帥衆會之巒表曰奉被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
犄角乘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
盡夫圖南因於積風伐國在於資給用兵治戎
須先計校非可抑爲必 幸其無能若欲掠地
誅民必應万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其果得之

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東
爲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
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
未易可尅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
介在淮外假其歸順而來猶恐無糧難守況加
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弊死
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
臣之愚見謂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
擬之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久無畜力待機謂

爲勝計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勅何容猶爾磐
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
戀又表曰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
邊患斯由靈賛皇魏天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
能尅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
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蜋之志何能自息
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
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
計不顧万全直襲廣陵入其内地出其不備或

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客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粮運舡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粮圖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壍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斃若遣臣赴彼粮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氷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尅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

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田臣所領兵統悉
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
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
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強遣詔
曰安東頻請罷軍遲回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
望士馬既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
勝掃殄以赴機會戀累表求還世宗許之英果
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戀不平昶
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

昶暉令亮糾䜂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爲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爲奴婢巒懼爲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爲巒言於世宗云巒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也世宗納之高肇以巒有剋敵之效而爲昶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蕭衍遣其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

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賞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遣巒曰司馬悅不慎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直喪元隸賢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南藩捍兼云　公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

姓秉衆怒而爲之民爲凶威所懾不得已而苟附假蕭衍軍入應水路不通粮運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爲害也早生得衍軍之接溺於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絶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垂慮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才宜救世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

千去城二百逆來拒戰巒擊破孝智乘勝長驅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因即渡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掎角攻之衍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剋清妖醜鴻勲碩美可謂無愧古人

巒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功成而不處巒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還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一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詔賻帛四百匹朝服一襲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贈冀州黄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己乃云瀛州巒之本邦人情所欲乃從

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
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
子遜字子言皃雖陋短頗有風氣解褐司徒行
參軍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
后自陳功名之子父抱沉屈臣父屢爲大將而
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
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出爲安遠將
軍平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孝莊初
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討逆賊

劉畢於濮陽不剋還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
安二年坐受任元顥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
光禄大夫出帝時轉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孝静
初以本官領嘗藥典御加車騎將軍久之除大
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
議者鄙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將軍光
禄勲卿幽州刺史
子相微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巒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儒弟偉尚書郎中卒贈 博陵太守子昕在文
苑傳
偉弟季彥
季彥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
老雅好文詠起家太學博士司徒東閤祭酒
世宗初為與廣平王懷遊宴左遷鄭縣令未之
官除給事中遷司空主簿本州中正汝南王文
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郎中以本
將軍出為南兖州刺史徵為太中大夫兼丞相

高陽王右長史尋以本將軍除滄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將軍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眞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官世人以此多之

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

測弟亢字子高頗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遷

廣平王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
蕭衍時年二十八還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
將軍府屬又轉中外府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
晉陽年三十四
縚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
作郎領樂陵王傅後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
彧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
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年七十三
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

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貟外常侍鄭縣子使於蕭賾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後遷中書侍郎俄遷太子中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

祐從子虬字神虎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高祖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之禮虬以經對大合上旨轉司徒屬國子博士高祖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禮轉尚書右丞

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
者入座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虬駮奏云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朞親害親
者今不及子既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
祀不絕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
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
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勅所在不聽配
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
皆欲絕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

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虯母在鄉遇患請假
歸値秋水暴長河梁破絶虯得一小船而渡漏
而不没時人異之母喪哀毁過禮爲時所稱年
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威虯善
與人交淸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
頌雜筆三十餘篇有二子

長子臧在文苑傳

臧弟子才武定末太常卿

虯從子桀亦有才學卒於齊王儀同開府主簿

李平字曇定頓丘人也彭城王嶷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車駕南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正長史太守如故未幾遂行河南尹豪右權貴

憚之世宗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以穪職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已丑詔書云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剋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驌驦於綠竹之區騁騏驥於漳滏之壤斯誠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惑焉何者嵩京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

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寔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今國有九年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鑾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士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不從詔以本官行

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爲立讚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支尚書尋正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軍行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式乾殿勞遣平曰愉

朕之元弟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發欲
上傾社稷下殘万姓大義滅親夫豈獲止周公
行之於古朕亦當行之於今委卿以專征之任
必令應期摧殄務盡經略之規勿虧推轂之寄
也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歔欷流涕平對曰臣
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
揔督之任今大宥既敷便應有征無戰脫守迷
不悟者當仰憑天威抑厲將士譬猶太陽之消
微露巨海之蕩熒燭天時人事滅在昭然如其

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
鍾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
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
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賊攻圍濟州軍拔
柵填塹未滿者數尺諸將合戰無剋而還憚於
更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
衆愉時墜馬乃有一人下馬授愉止而鬬死乘
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万級遂圍城燒門愉
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

都十里擒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黃門侍郎秘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徵還京師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其定冀之勳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眞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鎮民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賑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

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世宗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肅宗初轉吏部尚書加撫軍將軍平高明彊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動請酬以山河之賞靈太后乃封武邑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縑二千五百匹先是蕭衍遣其左游擊將軍趙祖悅偷據西硤石衆至數万以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

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
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賜平縑帛百段
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賜獎縑布六十段絳衲襖
一領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於是率步
騎二千以赴壽春平巡視硤石內外知其盈虛
之所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
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
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
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

攻之令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擊其東面然後鼓噪南北俱上賊衆周章東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其餘衆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斬祖悅送首於洛俘獲甚衆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杖一口時南徐州表云蕭衍堰淮水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靈太后大悅引群臣入宣女勑平前鳴

簫管肅宗手賜縑布百段熙平元年冬卒遺令
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
匹靈太后為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
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
年有獻替之稱所製表詩賦箴諫詠頌別有集録
平長子奬字遵穆襲容皃魁偉有當世才度自
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閤將軍
吏部郎中征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仍

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出為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初元乂擅朝奨為其親待頻居顯要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鎮東將軍河南尹奨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奨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奨傳首洛陽出帝時奨故吏通直散騎常侍宋遊道上書理奨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孚胥無罪吴人痛之郄宛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

李撰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自少及長忠孝為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歲北海竊據負扆當朝王公卿士俛眉從事而撰闔門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羈縶自拔無由託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為其純臣莫之敢距表啟相望遲速唯命及皇輿返正神器斯復輕薄之徒共生憸倖詭言要賞曲道求通濫及善

人稱爲己力若以獎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天下共當此責于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旣經恩方加酷濫伊昔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寬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人且相慰悦其猶郭默生亂劉僞懸首事乃權宜蓋非實錄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寃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恩義兼人故見其若此久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

今日幽泉已閉龍壟樹成行内手捫心顧懷愧慨既幸逢興聖理運唯新雖曰纂戎事同創業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奨雜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己懷此無忘輕率瞽言干犯輦轂伏願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子構襲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齊受禪爵例降

構弟訓太尉默曹參軍

奨弟諧字虔和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當時才

後咸相欽賞受父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
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司馬入爲長兼
中書侍郎崔光引爲兼著作郎諧在史職無所
歷意加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光祿大夫除金
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元顥入洛以爲給事黃
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爲述身賦曰夫休咎相躡
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
前迹料趣捨於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己以
逃名連從車以載禍多廐馬以取刑豈知夫一

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薄躬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藉休庸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師以卒學之遊道於上京洎方年之四五實始筮之弱齡爰釋巾而從吏謬邀寵於時明彼

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治其末亂掩四奧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暢而武戢鼎南遷而文煥異人相趨於絳闕鴻生接武於儒館揔群雅而同歸果方貞而殊貫伊濫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宰旅奉盛王之高義

遊兎園而容與綴鴻鷺之末行連英髦之茂序
及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奉役於前驅
仍執羈於後距迫玄冬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
風激沙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其無端
悲涉物而多緒俄宮車之晏駕改乘轅而歸乎
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禔福旣獻　以命宗
叨微躬於侯服禮空文於覲饗賦無征於湯沐
恩守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肅忽忝命於建
禮遊丹綺之重複信兹選之爲難乃上應於列

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稱仲治與大叔余生 之
蕭散本寓名而為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踈於
政理竟火燭之不事徒愽弈其賢已竊自託於
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
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輩於士子且以自 託
雖邇傒塵滓而賞許雲霞棲閑處以
築館背城闕而為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
狹邪事雖儉而未陋制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
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

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林嬉於月夜或水宴於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藝之英華蓋綠芰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雖懸洛水之名致有頻金谷之譚譁聊自足於所好豈留連於或號思烱戒而自反勗身名於所蹈奉哲后之淵猷讚崇麾於華奧豈千乘之足使感一聘之相勞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而休告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於載筆蔡去而貽恨張再還而有述忽牽短而濫官司傳史於藏室愧班

子之繁麗徵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扃之華密信儀鳳之所栖乃絲文之自出歷五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滯於有待晩加秩於戎章乃　號之斯在屬運道之將季諒冠屨之無㝵奄昇御於鼎湖忽流哀於四海昔漢命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絕暨孝昌之陵陂亦繼　而禍結將小雅之詩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跼蹐於時昏獨沉吟於運閉遂退処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驅時

雄而電逝既籍取亂之權方乘轉圓之勢俄隙
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亭原而塗野嗟
衛肝與嵇血何古今之一揆毋治少而亂多盧
遁身於東掖荀竄迹於南羅時獲逃於　阜仍
竄宿於巖阿首丘急於明發東路長其如何遽
登舟而鼓栧乃泝洛而汎河驚寸陰於不測競
征鳥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万於山東何
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觜距咸
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澠隆踈

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羅帷於茲日諒
陳蔡之非窮秉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
得投懸於濮陽實陶衞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
曾不遥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
王略愜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
張天畢之曾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祲之廓蕩
昔遘生之出奔覩亡衛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
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蕞爾夲無傒於袁盛
忻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辰慶復推斥於宦流

延光華於璽命甫聞内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飈發旆陵江而雲矯闢閶闔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翠華飈而繚繞荷命舛而數違雖功深而祚天時難忽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暱罕狥節於漢陽彼百寮之冠帶咸北面於西王矧思諫而任遠固身存而義亡

及宸居之反正振天綱於頹綱甄大義以明罰
虛半列於周行乃褫帶而來反驅下澤於故鄉
探宿志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
豈釣名以千世獨晧然而任巳同虛舟之不繫
旣未識其所以來亦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
同遺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
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願自託於魚鳥永得性於
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孝靜初遭
毋憂還鄉里御爲魏尹將軍如故以禫制未終

表辭朝朝議亦以爲優仍許其讓蕭衍求通和好朝廷盛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常侍爲聘使主諧至石頭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諧問胥曰主客在郎官幾時胥答曰我本訓冑虎門適復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爲郎胥答曰特爲應接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己濟務誠得事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答曰自顧菲薄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胥問曰今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

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諧荅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諧荅曰不常厥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恠胥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何爲而遷諧荅聖人蔵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荅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

乃是俳諧亦何足道蕭衍親問諧曰魏朝人士德行四科之徒九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庸短造次無以備啓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衍曰若爾文足摽異武有冠絶者便可指陳諧曰大丞相勃海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懸衡四海錄

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儁宗室之秀
綰政朝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
時譽民英勠力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勲賢
忠亮宣讚王猷自餘才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
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言江南稱其才辯
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監遇偏
風廢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
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所著文集別有
集録行於世

長子嶽嶽武定末司徒祭酒
嶽弟庶尚書南主客郎
諧弟邕字修穆幼而儁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儁秀才藻之美爲時所稱年二十五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文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蓋贊務之英也